山甘納的歌聲……

——讀《米凱亞詩選》

彭齡　章誼

燈下集

作爲詩人和國際社會活動家的米凱亞，自然更熱情、更全身心地投入這場鬥爭。他的詩歌就像起義者在叢林中擂響的疾越的達姆達姆鼓聲一樣，召喚人民向殖民統治者戰鬥：「我的媽媽！在你的眼睛裡面，／再也看不到／那往日閃耀的光芒……／你的兩手／再也不能出賣自己的力量……／但你那被販賣過三次的／身體，／卻不肯在泥土裡躺着！／／我的媽媽！／這都是因爲在你的心裡活着的那個希望，／在你的兒子身上又重新復活，／在多災多難當中，他獲得了力量，／於是他大聲地吶喊起來！／這聲吶喊，從全非洲的奴隸的喉嚨裡／迸發出來——它像回聲一樣，在遼闊的大地上回響……」莫桑比克人民的鬥爭已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和非洲各國人民的鬥爭融會一起。他相繼寫出了《覺醒》、《這究竟要拖延到什麼時光？》，呼籲人們起來戰鬥。一九五五年那首用莫桑比克人熟悉的班圖語系古老歌謠體寫成《山甘納》一發表，立即不脛而走，傳遍了全國。米凱亞在這首詩中，通過山甘納的歌聲控訴了殖民統治：「哦，大地呀，在那兒長着喀茹埃魯樹，／它們的果實披蓋着一層紅光……／我們的人民不能支配自己的土地，／我們的土地被掌握在外國人手上！／我們播種下雪白的大米和棉花，卻得不到收穫的果實，／得到的只是田野裡雨點般的鞭撻。」通過山甘納的歌聲，唱出莫桑比克人心中的希望：「總有一天呀，要從祖國的大地上，／把外國強盜帶來的污穢洗刷精光。」　這首詩不僅迅速傳遍了莫桑比克，傳遍了葡屬東非洲，也被迅速地翻譯成多種文字，在全世界廣泛流傳。當它被譯成中文之後，許多人也和我們一樣，從廣播節目中聽到並記住了這首詩：「河水滾流向大海洋，／山甘納的歌聲／被傳送到遙遠的、遙遠的地方……／這悲愴和憤怒的歌聲／要向全世界宣揚！／自從外國強盜來到這兒，／我們的大地變成爲全民的悲傷，／它成了一片燃燒的火海，／自由就要從它當中孕育成長！／哦，美麗的莫桑比克呀，／你的兒女的歌聲正傳遍四面八方！」……

《山甘納》的發表，不僅標誌着米凱亞創作的成熟，而且使他穩穩躋身於莫桑比克與非洲新一代著名詩人與國際社會活動家之列。戈寶權第一次與米凱亞見面，是一九五八年十月在塔什干舉行的亞非作家會議期間。米凱亞還向戈寶權介紹了另兩位與會的安哥拉的詩人安德拉代和克魯茲，這三位年齡相仿的詩人都來自葡屬非洲，彼此十分熟悉。當戈寶權把我國《譯文》社選編的收有他們詩作的《現代非洲詩選》送給他們時，三位詩人都格外興奮，他們希望戈寶權能更多地將他們的詩介紹給中國讀者。但他們的詩是用葡萄牙文寫的，戈寶權不懂葡語，但他不願意讓這幾位非洲朋友失望。從塔什干回國之後，他便根據蘇聯翻譯家麗吉婭·涅克拉索娃提供的俄文譯稿，開始研究與翻譯他們的詩作。翻譯時，還參閱了蘇聯出版的其他譯本，這也是戈寶權一貫的認眞、細緻，爲讀者負責的作風。他在譯完這本《米凱亞詩選》後，又編譯、出版了包括安德拉代和克魯茲在內的《安哥拉詩集》。他原準備赴開羅出席在那裡召開的新一屆亞非作家會議時，將這兩本新出版的詩集送給這幾位朋友。然而，遺憾的是六十年代初，中蘇分歧公開化之後，亞、非、拉美那些反對新老殖民主義的作家朋友們都被迫面臨「選邊站隊」的尷尬處境，使原有的友好聯繫大受影響。繼而，我國又陷入了「文革」動亂，戈寶權等原準備赴開羅出席亞非作家會議的中國作家們也未能前往。作家間原有的那種親如兄弟的聯繫與交往，也被迫中斷。這也是令人深感痛惜，又無可奈何的時代的悲劇……

如今又幾十年過去。莫桑比克人民在解放陣線領導下，經過持續十年的武裝鬥爭，終於擺脫了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取得了米凱亞和他筆下的多少代莫桑比克的黑媽媽和她的兒女們所期盼的獨立與自由。而今，當我們重讀戈寶權譯的《米凱亞詩選》，不由痴痴地想：倘戈寶權有知，當他聽到如今莫桑比克新一代的山甘納嘹亮的歌聲時，也當笑慰的……

（下）

汩汩河水

連瑣

原來彌敦道連接了尖沙咀和佐敦。按陳先生發來的龍堡酒店指路引導，出了尖沙咀地鐵站D出口。九點鐘時分，尖沙咀彌敦道寧靜得似夢境，有聲有色，卻決不聒噪，空間豁然開朗，大榕樹儼然排列成陣，安詳靜篤，偶爾鳥鳴嚦嚦，是青笛還是麻雀輕倩地晃動綠雲。這時候走過白天擁擠的彌敦道，不必縮肩斂背，左閃右躲，以免和潮水般擁來的行人碰撞。經過金馬倫道、加連威老道、金巴利道一個又個一橫向路口，終於瞧見柯士甸路的路牌。水泥色長方形酒店隔着馬路映入眼簾，打了電話上去其中一個房間，陳先生接了，準時下來。

這般作者和編輯的會面，多少多少年光陰河水汩汩，水逝雲捲。

酒店地牢這家茶樓，客不滿，白白空着許多地方沒有放置桌子椅子。挨着大張圓桌邊坐下，兩張椅子坐人，兩張都擱着一個背包，兩張空空如也，話匣子徐徐打開。從巴黎到北京，到廣州，再到香港，當天晚上飛回巴黎。中歐社會論壇的工作總是通過聯絡召喚各地同道，通過開研討會商討確定下來。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大會將在巴黎召開，這次主題是氣候暖化。一百五十名法國學者和一百五十名各地華人學者與會。氣象學、社會學、城鄉建築學各種專家、決策者、媒體和老百姓共商議題，希望促成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世界各國在巴黎召開的峰會能通過減排等措施。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在日本召開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會議，與會國家通過三次會議制訂了《京都議定書》（全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京都議定書》），那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補充條款。目標是把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適當的水準，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條約通過後，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六日至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五日開放簽字，共有八十四國簽署，二〇〇五年二月十六日開始強制生效。到二〇〇九年二月，一共有一百八十三個國家通過了該條約（超過全球排放量的百分之六十一）。美國簽署了協定書，但並未送交參議院進行批准程序。中國也簽署了，但認爲發達國家必須要先採取措施，然後發展中的國家如中國才須跟進。中歐社會論壇能盡一分力就做一分。

在陳先生跟前，邈渺的國際新聞報道、統計數據和記錄才眞正轉身，與人類的切身幸福結合一起。

和陳先生談話，自然而然汲取到一股精神氣。聊起交內地著名出版社出版一套法國哲學叢書，先是爲此募了一筆款項，出版社出版叢書不但不需冒險投資，而且保證有收益，叢書出版了，翻譯和作者卻沒收到翻譯費和版稅，陳先生耐心找出版社談，直到找到肯負責的人。有些人爲此不平和惱怒，有些人苦笑，然後平靜做事。

肯負責的人可以讓不負責的人受到潛移默化嗎？還是事情總是由肯負責的人來承擔？一直想問陳先生。

最後我們一起來到商場裡的大書店，先道了再會，然後各自訪書。

其後，從買來的書中讀到《華嚴經》裡「因陀羅網」的譬喻，說明世界萬事萬物互涵互攝：帝釋天的宮殿中有一張張綴有無數寶石的大網，每一顆寶石都映現其他寶石的光芒，職是之故，所有寶石互相輝映，互相涵攝，重重無盡。

回頭尋思，人世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恍然大悟。所謂芥蒂，不過是瑣屑的梗塞物體，要做大事，自當心無芥蒂，寬厚有大度。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日

後記：

文中所述陳先生，名陳彥，定居法國巴黎。中歐社會論壇創始人及執行主席、歐洲華人學會秘書長、法國政治與思想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法國當代思想家新論」主編。近作《民主與烏托邦——巴黎讀書思想劄記》由三聯書店出版。

美國的「保留地」

劉仕誠

域外漫筆

在與紐約市一橋之隔的新澤西州利堡鎮（Fort Lee），一座四十七層高的玻璃外牆公寓即將封頂，通體藍色的鏡面玻璃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亮。這座歷時五年建成的龐然大物對當地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長方柱狀外形屬於時下常見的極簡設計風格，七百九十八英尺的樓高也是典型的現代建築高度，然而出現在這裡卻成了新鮮事物，因爲人們上一次目睹新樓落成，還是在三十多年以前。

安土重遷的美國小鎮居民通常在老房子一住就是一、二十年，周圍社區也相對固定，很少經歷大興土木。然而在摩天大樓林立的紐約，新建築也並不多見。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一九三八——一九六八年）建造的帶有外部防火梯的公寓樓，現在仍是紐約住宅的一大標誌。有人說在紐約蓋樓房像是打補丁，新樓只能在夾縫中生存，擠在幾座古老建築的中間，或是隱藏在一片舊樓群的邊緣地帶。

爲什麼在這個發明了電梯從而造就了高樓大廈的國家，一座新樓的破土卻如此困難？民意是其中一個因素，在美國，任何營造計劃都必須首先獲得所在社區居民的認可，確保因新建築而增加的人流和交通壓力在其可承受範圍內。得到民意的一致綠燈絕非易事，開發商與民衆的談判動輒數月，有時甚至拖上好幾年。利堡鎮的那座公寓樓「The Modern」，當年正是因爲遭到當地南歐移民社區的強烈反對，遲遲無法動工。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的許多城市都擁有歷史保留區（Historic Preservation），身處這些區域的建築無論高矮新舊，都必須維持原貌，既不能被拆除也不能被人爲改變外部形態，只能進行內部改造翻新。於是，翻新（renovation）便成爲人們改變生活空間的方式，而不是推倒重建。因此房地產市場上充斥着「戰前樓」（Pre-war Building，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並不算稀奇，房產中介向客戶推介一百多年前建造的公寓，也與介紹新樓盤一樣津津樂道。

歷史保留區又分爲聯邦、州以及市等不同級別，因此在較爲大型的城市，保留區域可能遍布市內各個角落，建新樓着實需要見縫插針。比如，僅紐約市一地就有一百一十個歷史保留區域外加二十個延伸區，涉及三萬一千餘棟建築，其中包含一千三百三十二座獨立地標建築，一百一十五處室內地標以及十處景觀地標。聯邦一級的保留區一般包括國家級公園、國家級地標建築以及歷史遺蹟名錄建築，州和市一級的則包括政府興建的博物館以及歷史街區等。如今，致力於歷史建築保護的政府和民間組織越來越多，在紐約就有數十個，他們正試圖將更多的歷史街區凝固在當下，留住人們的共同回憶。

即使在非歷史保留區，建大樓也不能完全隨心所欲。城市區劃法（Zoning Law）對每一片土地的使用方法進行了規定，不同區域對於樓高、房屋結構和用途的限制不盡相同。紐約曼哈頓、芝加哥、三藩市等地得以擁有現在這般起伏曼妙的天際線，各色建築錯落有致，區劃法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覷。在城市規劃之初就計算好了歷史建築與新大樓之間的高低比例，市內各區域間的「制空權」分配也已經板上釘釘，沒有商榷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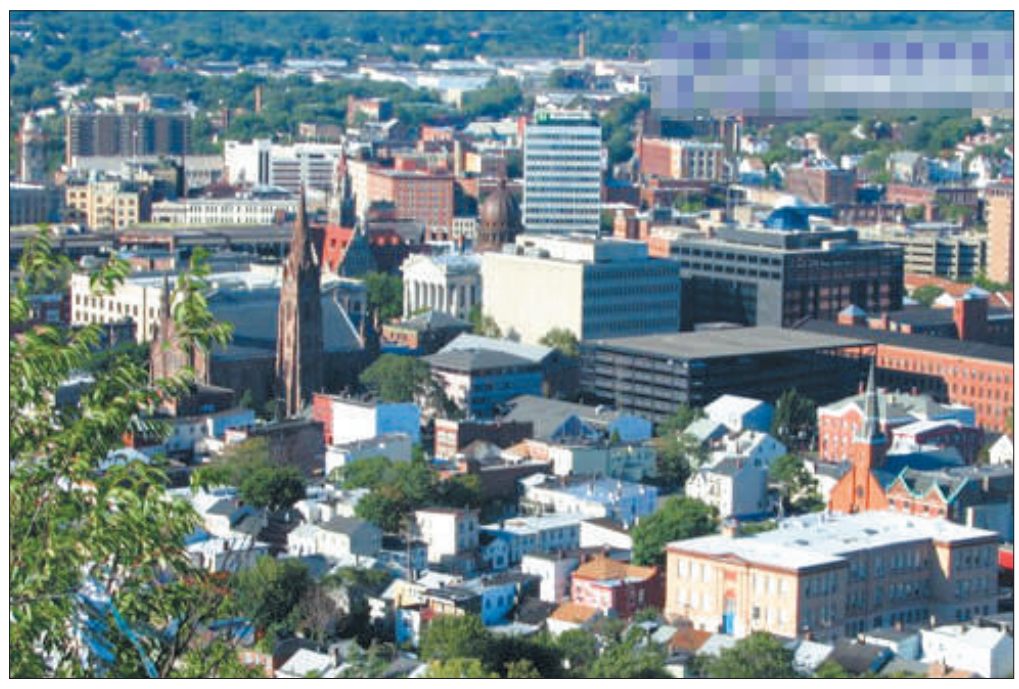
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蓋房子，拚的就是高度，「限高」對於注重經濟利益的開發商來說無疑是致命的。當然，城市規劃者也想到了這一點，於是在限高的同時提出了「上空所有權」（Air Rights）概念，也就是在限高範圍內對尚未使用空間的開發權。美國法律允許「上空所有權轉讓」：那些未在保留區卻被定爲地標而不能再改建加高的建築，如果未達到所在區域的限高，可以將自身閒置的上空所有權轉賣給相鄰的大樓，使後者獲得額外層數。

紐約市在爭取建築空間上向來不遺餘力。前市長布隆伯格曾推動「中城東區再規劃計劃」（Midtown East Rezoning Plan），首先利用中城區的三座宗教建築——聖帕特里克大教堂（St. Patrick's Cathedral）、聖公會聖巴多羅買堂（St. Bartholomew's Church）以及中央會堂（Central Synagogue），將其全部二百萬平方英尺的上空所有權賣給周圍商用樓，讓普遍建造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辦公樓得以重建加高、提升整體形象。該區域的另一塊「肥肉」中央車站（Grand Central），擁有約一百萬平方英尺的「領空」，也是開發商們等待「瓜分」的對象。新上任市長白思豪即將提出其對房屋土地問題的施政藍圖，此前新政府成員已提議放寬上空所有權轉讓範圍，使距離較遠的街區也能接受轉讓，以此增加約二十萬戶經濟型住房。

除了買進閒置，增加建築空間還可以通過「讓位」來實現。開發商擬建樓盤如遇到地鐵站口、消防隊或警察局，可以選擇隔一段距離繞開而建，也可以選擇將這些市政設施併入自身樓體的首層，並承擔其運轉費用，以此獲得其上方的建築空間。

一邊是寸土必爭的開發商，絞盡腦汁發掘新的可利用空間；一邊是堅守信念的建築保護人士，想方設法留住更多凝聚歷史記憶的建築，美國城鎮就在雙方的這種較量中發展着，有一種獨特的節奏。

當入夜的燈光亮起，哈德遜河畔的利堡鎮將擁有一條新的天際線，超高層公寓成爲新的制高點，比此前最高的喬治·華盛頓大橋高出三成。這裡的社區將新增四百五十個住戶，餐館、劇院以及公園等配套設施隨後將陸續建成，二期工程的動工指日可待……久未迎來變化的居民，這次要眞正體驗現代化生活方式的衝擊，不知道他們準備好了沒有。



新澤西州一景　（資料圖片）

尊重創造的建築奇跡

馮雁軍

東西走廊

太陽王路易十四是歐洲著名的獨裁者，然而，在他手上建築起來的凡爾賽宮不但在法國的政治和文化上有着極其深遠的影響，在世界建築藝術史上的意義絲毫也不遜色於前者。

一六五三年，富可敵國的財政部長富凱決定建一座城堡，以慶賀太陽王路易十四的生日，藉此炫耀自家的財富。竣工這天，富凱舉行盛大招待遊園活動。宴會上，六千名賓客使用的均是金銀餐具。入夜，噴泉裡湧出清澈的水柱，樂師奏起美妙的音樂，火炬的光芒照亮了所有的角落。爲了取悅太陽王，富凱還別出心裁地讓駿馬跳舞。太陽王對此沒有絲毫興趣，相反暴跳如雷，痛恨富凱的英姿煥發。善於察顏觀色的侍從官馬上迎合他，向他保證富凱的財富完全是取之於國王的金庫。當天晚上，富凱就鋃鐺入獄。

這時，權臣高爾拜乘機對太陽王說，「陛下可否知道，您立下了赫赫戰功，這些戰功足以表現您的偉大，但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我知道建築是最能表現君王之偉大與氣概的，您何不建造一座全歐洲最爲豪華壯麗的宮殿呢？這個宮殿就叫『太陽王宮殿』吧！」路易聽了龍顏大悅，當即下令建一座比沃子爵城堡更大、更豪華的宮殿，宮殿的地址就選在路易十三狩獵的行宮基礎上。太陽王把建沃子爵城堡的全部班底一個不漏地找了過來，另花重金請來最著名的畫家。

路易十四作爲一個君王，絕對是個不可一世的傢伙，他固執、殘忍、陰毒、霸氣而獨裁。然而，他對藝術卻有着不可思議的情結，對建築師和園藝師、畫家從來不指手畫腳，也從來不提什麼愚蠢的建議，甚至在下屬面前跟藝術家們低聲下氣地稱兄道弟，言聽計從，表現得出人意料的可愛、隨和與謙遜。

非但如此，太陽王還將爵位賜予芒薩爾和勒·博亨，這可是他最爲欣賞的建築師和畫家，宮廷貴族們對此卻大爲不滿。在他們眼裡，建築師和藝術家只不過是匠人而已，社會地位跟宮廷裡的小丑沒有多大區別，居然也能封官加爵，令他們難以接受。這些牢騷話傳到太陽王那裡，他大爲光火，對他們說，「你們聽着！我十五分鐘內就可以冊封二十個公爵貴族，但需要幾百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出一個芒薩爾！」貴族們聽了無不噤若寒蟬。

作爲君王的太陽王，他對自己的大臣從來都面若冰霜，但對爲他造園的大師們卻和顏悅色，不拘小節，對園藝師安德烈·勒·諾特爾更是親熱有加，不但常常給他豐厚的獎賞，還親手把獎金交給他。諾特爾還敢跟路易開玩笑。有一次，諾特爾接過獎金後對太陽王說，「陛下，你這麼慷慨，我擔心這麼下去你會破產的！」太陽王開懷大笑，親切地與他擁抱。諾特爾由此也成爲宮廷大臣中唯一與國王擁抱的人。

在這種寬鬆、自由的環境裡，建築師、園藝師和畫家們的藝術天賦和聰明才智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因而，凡爾賽宮不僅把建築與園藝提升到歐洲的巔峰，引起俄國、奧地利等國君王的羨慕仿效，也把繪畫藝術推向了新的境界，使之成爲歐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作爲封建獨裁者的路易十四，他在締造建築奇跡的同時，也親手將路易王朝覆滅。誠然，他在建造凡爾賽宮過程中對藝術創造和藝術家的痴情與尊重，卻耐人尋味。

自成一派黃潤甫

鄧小秋

文化什錦

在京劇前輩花臉中，有一位黃潤甫。他生來個子矮胖，嗓音沉鬱，當演員的條件並不太好。但是，他在從藝以後，能夠揚長避短，不以唱功取勝，而在白口上狠下功夫。噴口犀利，字字入耳。因爲他不適宜唱「銅錘」花臉，所以專工「架子」花臉，主要着重在做工與表演。唱腔雖然平直，但講究字韻。並常以拔高的炸音，來表現情感的變化。京白則清脆嘹亮，能根據人物的個性，在運用上有所區別。一聲「哇呀呀」的叫喊，也能分別表達出驚、怒、氣、惱等不同感情。而在工架、身段方面，更見功夫。如《戰宛城》中「馬踏青苗」的「趟馬」、《陽平關》中「觀戰」上山的步法等，均講究造型美，有突出創造，多爲後人所師法，終於自成一派，並博得了「活曹操」的稱號。

黃潤甫（一八四五至一九一六），滿族人。排行第三，人稱「黃三」。幼年熟讀詩文，酷愛音韻之學。同時喜愛歷史書刊，具有深厚的歷史知識。他原爲票友，後拜「春台班」名淨朱大麻子爲師，專工「架子」花臉。並向錢寶峰、慶春圃、徐寶成等名淨請益，多方求教，體會日深，對於「架子」花臉的表演，有所發展。藝成以後，加入程長庚所主持的「三慶班」，因扮演全部《三國志》中的曹操成名，人稱「活曹操」。當時，他與程長庚（魯肅）、徐小香合演的《群英會》，與楊小樓（趙雲）、錢寶峰（張飛）合演的《長坂坡》，被稱爲「珠聯璧合」。清朝的光緒年間，他常被召進宮演出，被「昇平署」指定爲「內廷供奉」。弟子侯喜瑞，得其眞傳，成爲一代名淨。前輩花臉郝壽臣，雖非正式門人，亦頗受其教益。

黃潤甫對於演戲，極其認眞。他無論扮演什麼角色，都是聚精會神，一絲不苟。觀衆對他印象極好，每次登台，都會報以熱烈的喝彩與掌聲。如果有一天演出，台下沒有反響，他回到後台，就會懊喪得吃不下飯，可見他對演戲的認眞。當時人們認爲，黃潤甫所扮演的曹操，已經幾乎達到了神似的程度。

戳魚

朱秀坤

飲食男女

水鄉的孩子，打小就在湖蕩河溝間撲騰，鬥浪，打水仗，誰不會捕魚？網捕，罾扳，鈎釣……林林總總的捕魚方法多了去了，最原始、最快捷、最考驗功夫也最令人佩服的，還得數戳魚——怕是從茹毛飲血的石器時代就有了吧。那邊廂，隱隱有一條大鯉魚在藻荇間覓食，悠游，尾鰭一掃，漾起點點漣漪，這邊的草帽下，一雙鷹眼只一瞄，不動聲色地輕舒猿臂，上揚，往前，用力一送，一柄魚叉已如迅雷般飛將過去，穩穩地戳在水湄處。長長的竹梢還在劇烈抖動，那金絲大鯉魚已在水面上掙扎，拍打出雪白的浪花，看得漁人一臉的陽光燦爛。待那活物折騰夠了，這才扛起魚叉，折一截柳條穿了魚腮，得意洋洋地拎在手裡，沉甸甸的，哼着小曲兒回家，吩咐兒子打酒，老婆煮魚，叫兩好友，喝酒，吃魚，滔滔不絕的漁趣就着一盅盅大麥酒，直喝得雙頰緋紅，美不勝收。

在水鄉，戳魚並非專業，多是半農半漁，嘴饞了，幾日不見葷腥，或幹活乏了，或農閒時分，或家裡來了貴客，提根長柄魚叉，河邊上逡巡，識水知魚性，馬上就能發現目標，魚叉如離弦之箭，一旦飛出，難有落空的——當然正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童子功打小就要練的。夏天的河灘上，常見曬得油黑發亮如烏金般的孩子，褲頭，光腳，提着五六米長的魚叉，雙目緊盯那毫不知情的獵物，靜候最佳時機，然後右手上揚，如少年閏土手捏一柄鋼叉，盡力向前刺去，提上來，就是或大或小的魚和滿腔的驚喜。一來二去，成年累月，天長日久，從懵懂少年到青皮後生，這百發百中的功夫也就練成了。

最好戳的應算是曬陽魚，暮春時節，草長鶯飛，青魚、草魚、鯽魚、鯉魚、大頭鰱魚，都浮出水面，邊負暄邊呼吸清新空氣，邊享受日光浴邊欣賞花紅柳綠的大好春光，權當在水面上踏青吧，徘徊在天光雲影中，多美！連那醜陋的灰褐甲魚也施施然浮上水面，小綠豆眼往岸上一覷，見無人，方大大咧咧地爬上河灘，曬陽，或下蛋——那雪白小巧的甲魚蛋又好玩又美味呢。正當牠悠然自得時，一柄魚叉已準準地戳在牠來不及縮回的黑頸上。阿彌陀佛！

烏魚頭上七顆星，據說有些靈氣的，生性狡猾，兇猛多疑，又反應敏捷，最是難戳。牠也喜曬陽，一旦發現稍有動靜，馬上潛入水中，消失得蹤影全無。只有當一對親魚領着一群烏魚寶寶出來溜達時，發現有人要傷害牠的寶貝，才會拿出捨身飼虎的勇氣，露出水面。這時，擲出魚叉，一戳一個準——莫非牠就是要犧牲自己，保全孩子，也未可知。此時，若發現有危險，另一條親魚也一定會露出水面，保護一群懵懂無知的小魚的。但漁人絕不肯再戳了，總不能讓牠們的小寶寶成了孤兒啊。這份善心，難得。